

六月雪（一名：斩窦娥；一名：羊肚汤）

主要角色

窦娥：正旦

蔡母：老旦

禁婆：丑旦

钱惠命：丑

情节

此剧本出昆剧《金锁记》中。攷书传载汉东海孝妇窦氏，养姑甚谨，夫死不嫁。家贫甚，姑曰吾老累汝，乃自缢死。姑女（即小姑也）告妇杀母，妇诬服罪。狱吏于公念其冤，争之不得。郡守杀之，郡遂大旱三年。后郡守至，于从白其冤。守曰咎在是矣。守往致祭其墓，乃雨。幼学云：齐妇含冤，三年不雨，即谓此也。今剧中情节，与旧传所载不同，称窦娥尚有未婚夫任事他方。（惟昆剧中另有《私祭》一出，谓其夫已在外落水而死，窦娥以尚未成婚故，含羞于房中私祭。）家中只有一姑，窦娥奉事甚孝谨。邻有张驴儿者，游手好闲之徒也。久涎窦娥姿色，其母常与窦氏姑妇往还。会窦姑病，思饮羊肚汤。窦娥因张母转令驴儿购诸市，而亲饲之。驴儿伺得此隙。遂暗下毒药于汤，冀毒杀窦姑，乘机可攫得窦娥。不意其母持往，窦姑嫌味膻不能下咽，一尝即止。而其母饥肠辘辘，垂涎淫淫，见弃之可惜，反一饮而尽。饮毕，正爬牙剔齿，吮舌回唇间，而顷刻已毒发矣。驴儿在门外，私计此时窦姑当毕命，遂入探状，不料已母方在伸头探喉，盘旋回地，作断肠绝命之种种怪现状，无何即气绝。驴儿见大错已误铸，遂反颜冤诬，攀诬窦氏姑妇二人谋死其母，且声言若以窦娥妻彼，则隐忍息讼；否则必捉将官里去，断送汝等老头皮耳。此段即《金锁记》中之《羊肚》也。既而彼此争持不下，遂当官赴诉，弄假成真。县分不察，昏昏愤愤，辙将窦娥定罪论死，而冤狱於是成矣。至六月初三日，将行刑，天忽愁惨不明，大雨雪如严冬。提刑使恐有冤抑，遂令停刑，释回狱中，重加研讯，卒置张驴儿于法，而出窦娥于九死之余。此为《金锁记》中之《探监》、《法场》二出。本剧即演此一段也。

注释

以剧本与传载两两象证，知剧中事实，本于东海窦氏妇无疑。至其情节不符：及使窦娥终得雪冤重生，未蒙刑戮之处，则自属植剧者劝善懲恶之一片婆心，而不得以寻常附会失实之例目之也。

根据《戏考》第五册整理

【第一场】

（禁婆上。）

禁婆	（数板）	我做禁婆管牢囚，十人见了九人愁。有钱的好应酬，无钱的打不罢来骂不休，哪怕旁人作对头，作对头。
	（白）	我乃山阳县内禁婆是也。只因窦娥来到我这监中，也有好些日子，一个钱也不拿出来。今日把她叫出来，有钱便罢；要是无钱，打她两下，也好出出我这点气吓。
		我说窦娥，窦娥，与我滚出来罢！
窦娥	（内白）	苦吓！
	（窦娥上。）	
窦娥	（哭）	哎呀！
	（二黄摇板）	听说是唤窦娥愁锁眉上，唬得我战兢兢无处躲藏。
禁婆	（白）	滚出来罢！
窦娥	（白）	呀！
	（二黄摇板）	又见她发了怒有话难讲，禁妈妈呼唤我所为哪桩？
	（白）	妈妈在上，窦娥有礼。
禁婆	（白）	你有礼，我倒没有礼。
窦娥	（白）	吓，妈妈唤奴出来。有何话讲。
禁婆	（白）	窦娥，我来问你：你到我这监中，日子也不少了。又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倒有钱拿点出来，妈妈也好垫补垫补。
窦娥	（白）	吓，妈妈说哪里话来。想我窦娥遭此不白冤枉，家业如同水洗一股，哪有银钱与妈妈使用？望妈妈行个方便罢。
禁婆	（白）	来一个行方便。来两个行方便。叫妈妈吃什么鸡巴根子？你这来，有何人话说。
窦娥	（白）	是。
禁婆	（白）	照打罢！

(禁婆打窦娥。窦娥哭。)

禁婆 (二黄摇板) 听罢言来怒气生，
不由老身咬牙根。
手执家法将你打，

(窦娥哭。)

禁婆 (二黄摇板) 活活打死你这小贱人。
窦娥 (哭板) 我哭、哭一声禁妈妈，
我叫、叫、叫、叫一声禁大娘：
想我窦娥遭此不白冤枉，
家业一旦化费光。
哪有银钱来奉上，
求望妈妈行善良，呵呵呵我那好心的人哪！

(禁婆哭。)

禁婆 (白) 哎呀，妈妈是铁嘴豆腐心，见不得这个样的人。你起来你起来罢。
窦娥 (白) 多谢妈妈。
禁婆 (白) 你说你一来有冤枉，两来有冤枉。你把你的冤枉说出来，妈妈听一听。
窦娥 (白) 妈妈吓！
禁婆 (白) 坐下慢慢说。
窦娥 (二黄慢板) 禁妈妈你请上容奴细讲，
都只为我婆婆染病在床。
有谁知张驴儿天良尽丧，
买羊肚下毒药起下不良。
老天爷岂容那贼子妄想，
那一日他的母也在一旁。
这也是我婆婆命不该丧，
他的母吃羊肚命丧无常。
实指望到公堂辩明冤枉，
张驴儿仗男子说话强梁。
县太爷他也不明查暗访，
就将我窦娥女问罪抵偿。
不招认受不过，
(二黄摇板) 无情棍棒，
要明冤除非是包公还阳。
禁婆 (白) 好了不要哭了，你歇歇罢。
(蔡母上。)

蔡母 (白) 走吓。
(二黄摇板) 叹媳妇遭下了不白冤枉，
倒叫我年迈人好不惨伤。
(白) 吓，禁大娘，开门来。
禁婆 (白) 可是坐监的来了？
蔡母 (白) 不是呵，我是窦娥的婆婆，前来探望于她。
禁婆 (白) 呵，你是窦娥的婆婆来看他。好好好，拿来。
蔡母 (白) 拿什么来？
禁婆 (白) 我的规矩。
蔡母 (白) 哎呀，禁大娘，我乃贫寒人家，哪有银钱侍奉？大娘行个方便罢。
禁婆 (白) 呵，又是行方便。不行。
蔡母 (白) 老身跪下了。
禁婆 (白) 哎唷哎唷，怎么又遇见这个。
起来起来，我来开门。
蔡母 (白) 有劳妈妈。
(蔡母进门。)

蔡母 (白) 媳妇儿在哪里？
禁婆 (白) 不要嚷，你随我来。
窦娥 (白) 窦娥吓，你婆婆来看你来了。
婆婆在哪里？
蔡母 (同叫头) (婆婆)(儿吓)！(母亲)(媳妇)！哎呀！
(窦娥、蔡母同哭。)

蔡母 (二黄摇板) 见媳妇不像人模样，

倒叫我年迈人痛断肝肠。
 吓，婆婆到此何事？
 为婆带来水饭，与我儿充饥。
 孩儿吞吃不下。
 少用些。
 慢来，我先看看。
 妈妈请看。
 好，没什么，吃罢
 哎呀！
 不好了！快叫吓！
 媳妇醒来。
 一口气噎得我咽喉哑尽，
 婆婆！大娘！哎呀！
 险些儿婆媳们两下离分。
 蔡母（白） 禁妈妈，我儿吞吃不下，取碗凉水来。
 禁婆（白） 我去取水去，你们好好的。
 （禁婆下。）
 窦娥（白） 有劳妈妈。
 蔡母（白） 看我儿青丝散乱，待为婆与你梳洗梳洗。
 窦娥（白） 有劳婆婆。
 蔡母（西皮快板） 劝姣儿休得要泪流满面，
 劝媳妇休悲痛切莫惨伤。
 遭不幸遇下了不白冤枉，
 恨张驴他不该丧尽天良。
 倘若是遇清官将儿来放，
 那时节婆媳们回家去，满斗焚香，答谢上苍，我那窦娥儿吓！
 窦娥（西皮原板） 老婆婆休把那宽心话讲，
 看起来也是儿命该早亡。
 再不想与婆婆同把话讲，
 再不想与婆婆熬药煎汤。
 再不想与亲戚家常来讲，
 再不想早晚间侍举高堂。
 想起了老爹爹将奴恩养，
 要相逢除非是梦里一场。
 （禁婆上。）
 禁婆（白） 窦娥，大事不好了。
 窦娥、
 蔡母（同白） 何事？
 禁婆（白） 京详已到：明日午时三刻，就要将你斩首。
 窦娥（白） 你但怎讲？
 禁婆（白） 就要斩首。
 窦娥（白） 哎呀！
 禁婆、
 蔡母（同白） 窦娥醒来！
 窦娥（西皮导板） 听一言唬得我三魂飘荡，
 （三叫头） 婆婆！大娘！哎呀！
 （西皮摇板） 那贼子他害我一命身亡。
 蔡母（西皮摇板） 听说大娘一声讲，
 婆媳就要两分张。
 只哭得婆媳们鲜血上撞，
 （窦娥、蔡母同哭，同下。）

【第二场】

（四青袍、二佻子手引钱惠命同上。）

钱惠命（白） 下官监衙司。
 （念） 法令权在手，一任我使行。
 （白） 下官山阳县知县钱惠命是也。今早接着上司来文，监斩窦娥一案。
 刀斧手，将窦娥绑至法场。时辰一到，报我知道。掩门。

(钱惠命下，二刽子手同下。二刀斧手搀窦娥同上。)

窦娥 (念)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慢说奴心怕，金刚——
 (白) 噯！
 (念) 也掉魂。
 (反二黄慢板) 没来由遭阴险受此大难，
 老天爷朗朗不能明冤。
 行善的反贫穷遭此命短，
 为恶的享荣华反加寿延。
 非是奴这时候天地埋怨，
 老天爷他也是顺水推船。
 到如今身犯罪无有亲眷，
 虽有那骨肉亲恐怕牵连。
 我儿夫身在外不能回转，不能回转，奴的夫吓！

(下锣。)

窦娥 (反二黄慢板) 老婆婆年纪迈不敢向前。
 走前街顾不得出头露面，
 过小巷难免那众人讲谈。
 知道者他说是冤枉难辩，
 不知者说窦娥为恶不贤。
 见法场好一似森罗宝殿，
 一霎时窦娥女命染黄泉。
 二刀斧手 (同白) 为何不走？
 窦娥 (白) 二位爷有所不知：少时我典刑之后，将我尸首隐藏一边。
 二刀斧手 (同白) 却是为何？
 窦娥 (白) 想我婆婆乃年迈之人，见了尸首，尤恐性命难保。二位爷请上，受我一拜。
 (反二黄摇板) 二位爷请上受我拜，
 我死后将尸首藏在一边。

(蔡母上。)

蔡母 (二黄摇板) 大炮连天响一声，
 叹望窦娥小娇生。
 大胆且把法场进，
 二刀斧手 (同白) 呔，什么人？
 蔡母 (白) 我是她的婆婆，前来探望于她。
 二刀斧手 (同白) 容你一祭。
 蔡母 (白) 有劳了！
 (二黄摇板) 自见我儿上绑绳。
 (白) 哎吓，儿吓，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言语，嘱咐为婆几句。
 窦娥 (白) 哎吓，婆婆吓！事到如今，叫媳妇还有什么话讲吓？
 蔡母 (白) 倘若你爹爹回来，问起我儿，叫为婆用何言答对？
 窦娥 (叫头) 哎呀，婆婆吓！
 (白) 倘若我爹爹回来，看望孩儿，婆婆休提法场之事；就说孩儿得病而亡了吓！
 (二黄摇板) 倘若是我爹爹来把儿看，
 老婆婆且莫要说出真言。
 蔡母 (白) 儿吓！
 (二黄摇板) 到如今你才把老身来念，
 白发人反送她命丧黄泉。
 哭一声南斗生，
 窦娥 (二黄摇板) 北斗死，
 蔡母、
 窦娥 (同二黄摇板) 早已注定，
 (蔡母下。四青袍引钱惠命同上。)
 钱惠命 (白) 来，时辰可到？
 二刀斧手 (同白) 时辰已到。
 禁婆 (白) 来，将窦娥绑上来。
 (二刀斧手同允。)
 钱惠命 (白) 窦娥吓窦娥，想你小小年纪，做出这样事来。今日斩了你，下次不可。
 绑了下去。
 窦娥 (叫头) 苍天吓，苍天！
 (白) 想我窦、窦、窦娥，今日典刑，就无有报应了吓！

(二黄摇板) 眼睁睁望青天心中悲惨，
 (二神童同暗上，下雪。)
 窦娥 (二黄摇板) 为什么六月间大雪满天？
 想必是老天爷威灵甚验，
 (二神童同下。)
 窦娥 (二黄摇板) 观见我窦娥女遭此深冤。
 (旗牌上。)
 旗牌 (白) 县官请了。
 钱惠命 (白) 请了。到此何事？
 旗牌 (白) 今有窦太师打此经过，下此大雪，窦娥必有冤枉。暂且发回原郡审问。
 钱惠命 (白) 是。
 旗牌 (白) 听令发落。
 钱惠命 (白) 是。
 (旗牌下。)
 钱惠命 (白) 来，将窦娥松绑，叫她婆婆领她回去，听窦太师发落。
 (二刀斧手同允，同松绑。)
 钱惠命 (白) 打道回衙。
 (四青袍、二刀斧手、钱惠命同下。蔡母上。)
 蔡母 (二黄摇板) 六月炎天飞雪片，
 我儿得了活命还。
 (白) 我儿醒来！
 窦娥 (二黄导板) 在法场绑得我三魂不在，
 蔡母 (白) 醒来！
 窦娥 (白) 呀！
 (二黄摇板) 哪个人死后又还阳来？
 (白) 吓，婆婆，孩儿还未曾死么？
 蔡母 (白) 我儿有所不知：六月天降大雪，窦大师打此经过，言道此案必有冤情，发回原籍审问。我儿才得活命。
 窦娥 (白) 呀，婆婆，此乃神圣保佑。
 蔡母、
 窦娥 (同白) 你我婆媳，必须要望空一拜。
 (牌子。蔡母拉窦娥同下。)
 (完)